

日月潭杵歌成絕響

——訪林洋港的阿姑談「春石音」

世外桃源水沙連

什麼地方是臺灣最優美的名勝？也許你會回答阿里山、太魯閣。但阿里山有山無水，太魯閣山多水少，終不免乾澀。臺灣山水俱優的名勝，我看只有金山和日月潭了。可惜金山夾在兩個核能發電廠之中，核能輻射的威脅，令人無法悠閒暢遊。從這點上說，日月潭似乎是乾淨多了。然而日月潭受到的文化污染則遠甚於核能威脅，每次重遊，令人哀歎再三。

日月潭古名「水沙連」。四面高山，中有一湖，古謂之「水裏湖」，湖中有小嶼，名爲「珠仔山」。現改名「光華島」，俗不可耐。古時「珠仔山」周圍原住著曹族人，以打魚種稻爲生，與世隔絕。據康熙六十一年巡視臺灣御史黃叔璥著『蕃俗六考』云：

「水沙連。四周大山。山外溪流包絡。自山口入爲潭。廣可七八里。曲屈如環。圍二十餘里。水深多魚。中突一嶼。番繞嶼以居。空其頂。頂爲屋則社有火災。岸草蔓延繞岸。架竹木浮水上。藉草承土以種稻。謂之浮田。隔岸欲詣社者，必舉火爲號。番划鱗甲（按卽獨木舟）以渡。嶼圓淨開爽。青嶂白波。雲水飛動。海外別一洞天。」

從這段記載，我們可以想像水沙連原住民的天堂生活。無怪乎同時的藍鼎元（字鹿洲，康熙六十一年，臺灣總兵幕僚）在其『紀水沙連』（載於『東征集』）一文中嘆曰：

「嗟乎！萬山之中有此水。大水之中有此勝地。浮田自食。鱗甲往來。仇池公安足道哉。武陵人誤入桃源。余曩者嘗疑其誕。以水沙連觀之，信彭澤（陶淵明）之非我欺也。」

但是所謂「浮田」到了道光初年，北路理蕃同知鄧傳安遊水沙連時已不見，鄧傳安『遊水裏社記』云：

「浮田今皆不見。但支木水中。傍嶼結縈爲倉。以方箱貯稻耳。」

到明治四十二年（一九〇九年）伊能嘉矩著『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』「日月潭條」記載，卽連「水倉」亦不可見了。

直到昭和元年（一九二六）日月潭水庫竣工，潭水水位增高數十尺，所有珠子山的茅草屋，

全部淹沒水中，珠子山只剩下山頂露出水面。居民被迫遷移到潭畔平地。

現在日月潭的南岸建起無數間高樓大廈，雖然容納了更多遊客，但是那許多巨大的高樓，頗令人覺得人太偉大而自然太渺小。當人顯得太偉大時，對自然便喪失一份虔誠敬畏之心。日月潭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，反而失去了它的神秘與雄偉了。

曹族現在聚居於北邊的日月村。那兒有一個山地文化村，但是那些建築和出售的衣服、器具，和文獻上所記載的相去甚遠。完全只是商業噱頭而已，毫無文化史的教育價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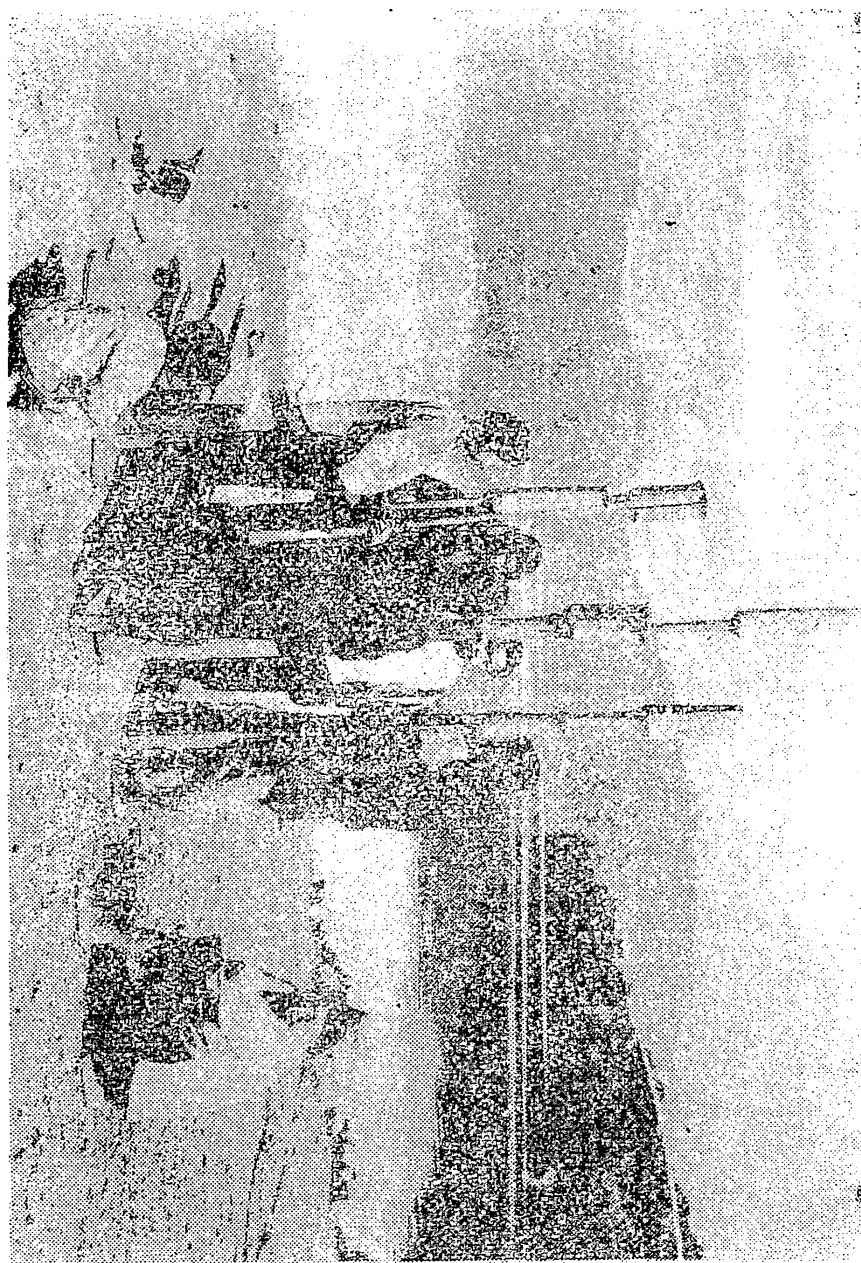
水沙連文化絕於毛王爺

爲了解日月潭的文化現狀，筆者特於今年三月作了一次訪問。由張明宏兄開車，在吳水和先生陪同下前往日月潭。

吳水和是頭社人，和林洋港是同鄉。頭社是一個圓形的盆地，在日月潭的下方。經吳先生說明，才知道，所謂日月潭的「日潭」原在頭社，後來「月潭」建了水庫（即日月潭），日潭的水便放掉，變成一片肥沃的稻田。但是自從「日潭」消失，臺灣也就失去光明了——吳先生開玩笑說。

在頭社停留一會兒，繼續前往月潭的文化村，拜訪酋長毛王爺。毛王爺原名 sin'ha'u，當地漢人都稱他 v'mo' sin'ha'u。

日月潭「春石音」古貌



我問毛王爺：

「文化村的衣服和房屋是不是你們祖先的模樣？」

王爺說：

「不是的，不過做個樣子而已。」

我又問到一些文化問題，毛王爺顯得不耐煩，便催我到他所開的紀念品店買東西。

我感到很失望。欺瞞的風氣，唯利是圖的風氣已經吹到山地人之間。做爲一個水沙連酋長，造假房子、賣假紀念品，如何對得起自己祖先。

虎尾寮那裏去了？

於是吳先生又介紹我訪問一位八十歲老太婆，她出生在頭社，是林洋港的姑媽。林洋港每次陪大官上日月潭遊覽都會順道去探望她。她的名字叫林招治，這個名字是養父母爲她取的，因爲養父母沒生兒子，希望領養她之後能招個弟弟。我問：

「妳有沒有給養父母招了弟弟？」

「有噢，招兩個小弟。」

林招治口齒清晰，善於敘事。他講的臺灣話若記下來將成爲最好的文章。我問說：

「以前這裏的山地人住的房子是什麼樣子呢？」

「虎尾寮啦。用菅蓐仔製成，壁就是厝蓋，門開在風頭壁的地方，有時開雙頭門。草厝中央起火，樑上吊鹿肉、山豬肉，一天到晚都生火。床舖在火堆旁邊，成傾斜狀，身體照到火就不會寒了。」

但是據藤崎濟之的『臺灣の蕃族』一書第二十七頁，水社化番的草厝是有牆壁的，大概是後來模倣漢人房子的造型。虎尾寮可能是較原始的形式。爲什麼文化村沒有這樣的草厝？

水沙連杵歌如天籟

據藤崎的記載，日月潭水社番最大的特色便是優美的杵歌。杵歌，漢人謂之【春石音 tsioh-im】。藤崎在書中描述說：

「化蕃（按指水社歸化番）自古在屋內地上鋪一石版，代臼以搗栗。皆婦女之業，五六名蕃婦圍立之，手持六七尺（有大小）長杵舂穀，以足掃聚散穀。各杵音異，成一種微妙調韻，如聽天樂。又彼等後方有妙齡少女數十名蹲踞地上，低唱蕃歌，與杵手動作合節，技入神境。此實數百年鍛鍊之傳統自然妙音，日月潭之名物也。故訪該地者皆欲聞此音樂，彼等亦於屋外敷石爲演奏場，爲來訪者演奏，以收報酬。今日除蕃歌之外，亦巧吟我國（日本）之俗謠，稍失固有純真味，因逐利而俗化，一如遊藝節目耳。」

這種杵歌據說在丹大、郡大、鬱大亦可聞。筆者曾於十五年前在一次花蓮阿美族豐年祭中聽到一位男子唱杵歌，歌聲幽揚哀婉，令人感動。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美麗的歌聲。山地族的音樂是山地文化的精華，人類最寶貴的遺產。然而現在那裏去了呢？

「水沙連春石音何時才停止的？」我問老太太說。

「快十年了。十年前有大官來時還會春一曲，現在不春了。因為春石音隨便客人賞賜，許多人春，春了分不到一塊錢，不如陪遊客照相，卡喳一聲便有錢賺。」

「那麼年輕人不會春了？」

「中年人還會，年輕人只會陪照相。」

「長此下去，春石音會消失的吧？」

「會的。」

「那太可惜了……。」

杵歌原是一種工作歌。現在既然改用機器碾米，春米就成了過時的玩意兒，工業的進步註定杵歌消失的命運。但是山地人知道一面春米一面唱歌作樂以減少疲勞，漢人的社會似乎沒有這樣高的文化。山地人的杵歌為什麼不能轉為純音樂保存下來呢？

韓國鑽近廟欺神乎？

我又問林老太太：

「春石音是怎樣成樂的呢？」

「聲音是從春杵 (tsing'chi) 發出的，春杵有長有短，所以杵聲有老聲(低)有淺聲(高)，有時你春，有時我春，就有音樂，遠遠聽來像月琴聲，叮叮噹噹非常好聽。」

「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該你春、什麼時候該我春？」

「常常春米，都熟練了，怎麼會不知道呢？」

我這才想起韓國鑽從美國引進印尼的甘美朗一事。甘美朗和水沙連杵歌一樣，是一種集團音樂，須要幾個人合奏才能成樂，所以可以培養人們互助合作的精神。韓國鑽花了十幾二十萬購置印尼甘美朗樂器，並且穿著印尼服裝在電視上表演。如果不知道有日月潭杵歌，可能覺得韓國鑽用心良苦，遠從美國引進印尼的文化。知道了日月潭的杵歌，我感到十分納悶。

韓國鑽自稱是到了美國留學才由一位教授介紹甘美朗的。為什麼要遠去美國才知道我們的鄰國印尼有甘美朗？其次，我不知道韓國鑽是否知道日月潭的杵歌，我雖無緣聽到日月潭杵歌，但聽過阿美族的杵歌，比電視上的甘美朗好聽多了，深刻多了。日月潭杵歌比阿美族杵歌更複雜，也更有名，現在杵手尚存，要保存還來得及。與其引進甘美朗，不如把日月潭的杵歌保存下來，韓國鑽捨近求遠，不正是臺諺所謂的「近廟欺神」嗎？

由這一個小小的例子，我們就反省到，整個臺灣文化的危機存在於「一念之差」——一個觀

念的偏差。所有的人都把偉大的眼光向美國、日本、歐洲看，而把卑賤的眼睛往中國看、臺灣看。臺灣有什麼偉大的文化嗎？誰知道！請白人、日本人來替我們找找看吧！沒有他們來研究，我們怎麼知道臺灣會有什麼文化？

一九八六年八月

原載「自立晚報」副刊一九八六、十、七